



以讲述者口述记录的形式，真实还原和再现了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两年的工作轨迹。

上期提要：习书记对闽东的新闻事业发展非常重视，强调新闻工作要把握时代脉搏，要认识到当前形势所赋予我们的任务、职责。他提出要在闽东办一份报纸，建一个电视台。1989年11月，《闽东报》先办起来了。宁德电视台是1990年12月办起来的，当时习书记已经调任福州市委书记，但他离开宁德之前特意开会，强调宁德电视台一定要办起来。

习书记打消了大家的顾虑。他说：“我叫大家来开会，不是一定要你搞报道，你们可以从这些会上了解到第一手资料，有的事可能刚刚有意向，刚刚起步，这时候你们不用报道，可以关注、追踪，再过几个月，‘火候’到了，来龙去脉你们都掌握了，相信就能写出厚重的稿子来。”那时候，除了研究人事问题的常委会，其他各类会议他都破格让记者参加，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决策性会议，都对记者敞开大门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。从这一点看，习书记考虑问题着眼长远，也有创新精神。记者们在他的鼓励和调动下，都很积极地在会议活动中选题，也能沉下心来写稿子，为闽东发展鼓与呼。他也从不在意记者在面前摆官架子，不是说我是地委书记，你是记者，必须我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要你写什么就写什么。他真诚地和我们交朋友，还经常和我们讲：“你们新闻报道工作需要地委行署做什么，可以跟我说，我们全力支持！”

采访组：习近平同志对闽东文化事业发展做了哪些工作？

邢常葆：习书记慧眼识珠，发现闽东文化特色非常突出，应该宣传和弘扬出来。他说，闽东具有红土地文化、畲族文化，还有很多好的民俗民风，还有山海的旅游资源，风光很美，但当时财政经费有限，他觉得要加大宣传，必须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。他提出制作一部名叫《山海的交响》的电视音乐片，背景素材采用我和其他同志之前拍的一些风光片，比如太姥风光、鸳鸯溪风光等。音乐部分由彭丽媛老师邀请音乐家和歌唱家来作曲、演唱，这就叫“土洋结合”。当时我们自己的制作水平很有限，还要动员省台来参与制作。最后制作很成功，传播也很广泛，习书记很高兴，说这比我们自己嘴巴讲讲强多了，外界一看闽东是这样一块风水宝地，都会对这里产生兴趣。

采访组：听您这样介绍，习近平同志对宁德各项事业发展确实倾注了巨大的心血。我们也想了解一下，日常生活中他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？

邢常葆：习书记在生活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。过去我们地委大院的办公条件很艰苦，干打垒的石头房一到夏天就很闷热，干部开大会只有电扇，没有空调。习书记办公室里的窗式空调，开机以后像拖拉机一样轰突地响。你们现在到地委大院去看，门口那条斜坡路都是水泥路吧？那是在习书记手上才修好的，以前就是一条破土路，旁边还有条水渠，又脏又臭。他来了之后组织机关干部义务劳动，把那条水渠盖起来，这条路才拓宽，好走很多。

当时彭老师没有跟在习书记身边，他每天下班吃完饭，就跟秘书还有班子里面的一些同志一起，在隔壁的军分区操场散步，然后回来，有会议就开会，有工作就继续工作，没有工作就回宿舍。他住的地方也很简单，屈指可数几件家具，看上去空荡荡的。厨房里装了一个液化气灶，但他从来都不用，不会给自己“开小灶”，都是彭老师来时才会炒几个菜。过去宁德也没什么酒店，

就一个招待所，算是还有几个像样的饭菜，其他都是街边小炒。可这些地方，我都没见他去过。

他最喜欢看书，搬到宁德来时就带了一大堆书。我们跟他出差的时候，经常一忙就忙到下午1点多，吃完饭就2点多，下午3点接着开会。就这么一点时间他也不放过，要到街上转一转，一转就转到新华书店，偶尔买一两本书。有时候看到一本书，连北京都买不到，就特别高兴。

我刚才讲，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随和，接触时间长了，才感到这个人也非常沉稳，对自己、对身边人要求非常严格。他和秘书定好下乡的时间，说几点钟就是几点钟，如果晚了他就会批评秘书。在基层调研，他都是按惯例吃食堂、交伙食费，每次由秘书和当地结账，每半个月他再和秘书集中“结算”一次。下乡的伙食标准是早上1块、中午1块5、晚上1块5，一顿午饭基本就是吃碗面条，如果菜做多了，他不吃，还会提出批评，让他们拿下去。有一次我和他去屏南县调研，回来路过虎背乡，在那里吃午饭。吃完饭，习书记的秘书照例去交伙食费，乡党委书记怎么也不肯收，我看他们来回推了好几次。临走时上车，习书记问秘书：“伙食费交了吗？”秘书说：“交了，但是他们不要。”习书记说：“那怎么行？赶快去交，还要让他开收据，不然口说无凭，有收据才证明人家真收了。”你看，他这人就是这么“较真儿”。

照这么算，习书记每月的工资是不够花的。当时他的收入只有170多块钱，这样一天4块花下来，一个月就是120块，他还要买书，还有其他开销。所以那时候彭老师也支援他。可就是这样，他也从不违背自己的原则，更不是做做样子就完了。

虽然他对自己很严格，但对宁德百姓总是一片赤诚。有一年冬天，一个畲族村发生泥石流，死了二三十个村民，经济损失也很重，我陪他一起去慰问。各项事情都安排好了，慰问礼物也都准备好了。这时候他突然发现，有个农民居然还在打赤脚，马上掏钱在村上给这个农民买了双鞋。那么多基层干部都没发现的细节，他却一眼就发现了，还立马采取行动，我相信老百姓对这样的领导干部，没有不佩服的。

还有下乡乡党委书记杨奕周，我们都叫他老杨，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农民。可习书记跟他关系很好，后来到省里当省长还和他保持联系。那一年，老杨的孩子考大学没考上，就跑到福州习书记的家里去找他帮忙。他跟习书记说：“我小孩现在没书念了，你是省长，能不能帮我搞个名额？”习书记问清楚之后说：“高考是大事，也有严格规定，我不能一口答应你。我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，再给你答复。今天别走了，就住我家里。”其实，老杨从基层来，习书记完全可以让秘书给他安排一个宾馆，但他没有，他觉得这是私事，私事私办，公事公办。虽然他没有答应老杨的私托，但还是拿老杨当亲人看待，这说明习书记这个人，既讲原则，又重感情。

采访组：习近平同志总是亲切地叫您“阿葆”，您和他之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？

邢常葆：习书记来之前，我就有一部上海牌的二手车，还是从胡平省长那儿“讨”来的。因为我做电视记者，又要扛摄像机，又要背充电器，还要带灯光，每次下乡都得买好几个位置的车票，非常不方便。胡平省长认识我，就给我拨了一辆车，方便我跑新闻。宁德交通状况不好，我又经常下乡，车子颠来颠去的，没几年就坏了。习书记来了以后，我就找到他，希望能给我解决一下交通工具。

下期看点：习书记和彭老师他们一家都是非常谦虚、低调的人，待我好像家人一样。习书记在宁德期间，彭老师来的次数不多，因为他们各有各的事业，各有各的任务。有时她演出经过福建，就空出两天到宁德来。习书记从来没有派车去接，她都是搭便车过来。

上期提要：西非马里，当地时间2016年5月31日，一辆载有500多公斤炸药的汽车，驶入申亮亮所在维和部队的营区。当时，正负责营区2号岗哨警戒执勤任务的申亮亮立即发出预警信号，引导后方部队隐蔽。在汽车侧翻时，他本可以选择撤离现场，但他用生命中的最后37秒，换回了部队其他人员的平安。

只是，这一人的牺牲把一位农村母亲的世界炸得粉碎。悲伤得无法站立，申亮亮的母亲杨秋花坐着轮椅到机场迎接儿子的遗体回国。追悼会上，哭成泪人的杨秋花在多人搀扶下走到儿子的灵柩前，摆上一支白花了，用河南乡音大声而颤抖地说：“我的儿子，你为国争光了，我谢谢你！”

“绝不放弃为祖国和军队去战斗的机会”

在申亮亮的河南农村老家，放着两本厚厚的相册，里面都是“亮亮在部队的照片”，杨秋花爱看儿子穿着军装、上衣上别着“优秀士兵”奖章的照片。儿子在部队表现一直不错，她和老伴以此为傲。

在服役的陆军第十六集团军某工兵团，申亮亮是公认的一专多能骨干。入伍11年7换战位，每个战位，他都有不俗表现。

和他同年入伍的上士张洋说，刚入伍没多长时间，申亮亮就创下了一天体能训练跑40多公里的连队纪录。

做事拼命、认真是申亮亮的习惯。入伍第二年的盛夏，申亮亮所在连队要参加集团军武装5公里越野比武。比武前一天，一名老兵突然发烧不能参加比赛。连长正为难时，刚从医院检查回来的申亮亮毛遂自荐。为了能入选，他还特意原地跳了几下。

负重跑了不到一半路程，时任班长吴斌就看到申亮亮一边跑一边咬着牙，双手还扶着腰。“累了就歇一会儿，别把身体弄垮了。”吴斌说。

“我不能拖后腿，一定得坚持到底。”申亮亮回答。

最终，连队得了第一名。可一到终点，申亮亮就一头栽倒在地。

救护车上，吴斌帮申亮亮卸下身上的装备时，在他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已被汗水浸透的诊断书，上面写着“腰椎间盘突出，建议住院”。

当义务兵时，申亮亮担任过运输车队驾驶员。闲暇时，他爱跟着连队里几个老班长身后问东问西，学习各种车辆的操作。改选士官第一年，他就熟练掌握了全部连属主战装备，多次在团里组织的比武竞赛中拿到金牌，还入选了集团军“百名专业技术能手”人才库。

2013年，晋升为上士的他，被任命为车场站长。在车场工作的3年，57台各型装备和车辆断能、参数、状态甚至行驶公里数和常见故障点，申亮亮都“一口清”。

得知部队有维和任务，申亮亮连续3年向组织递交志愿参加维和请战书，他说：“绝不放弃为祖国和军队去战斗的机会。”

前两次，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等身体不适，申亮亮没能入选。2016年，为了能去马里维和，每天早上别人正起床时，他已自行训练结束回到宿舍。河南老乡胡木林很纳闷，大冬天的，申亮亮究竟做了多少运动才会汗流浹背。

不仅如此，申亮亮还买来15斤重的沙袋绑在身上，练习跑5公里。选拔时，他的5公里体能考核比以往快了两分多钟。最后，他顺利通过各项考核，成为一名“蓝盔勇士”。

“别给咱妈说，听到没？”

或许不是军人，无法真正理解和体会他们迎难而上、保家卫国的勇气与情怀。

2016年5月18日，申亮亮和另外194名战友作为第一梯队官兵，从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出发，踏上了马里维和之路。

马里维和任务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定的最危险任务区。那里恐怖袭击频发，高温多雨，传染病肆



勋章
共和国不会忘记

国家勋章和
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
投身国家建设的丰功伟绩和
可歌可泣的人生故事。

虐。

申亮亮所在的工兵团连队好友周厚村，参加过2013年十六集团军第一次赴马里的维和任务。他说，去之前每个人都要打十多种疫苗。

在马里维和的战士们，一般每天5点多起床。每个小分队都有不同的工作任务：搭建板房、排污水或是清理生活垃圾等。

每天，都有战士轮流在营区大门口站岗放哨。“岗哨是最危险的，常有袭击者或游行示威者，他们有时直接冲入营门，”周厚村介绍。所以不管天气多热，哨兵都要穿好战靴和防弹衣，戴上钢盔。

这些危险因素，申亮亮早就了解和清楚。“真正想去维和的人，这些困难都影响不了我们的决心，”周厚村十分肯定。

和申亮亮同年入伍的王忠岩，也报名参加过同批维和官兵的选拔，但因成绩靠后，没能选上。

“不去维和，感觉军旅生涯总是有点遗憾。”申亮亮曾跟王忠岩说。两人报名的时候约定，不论谁去，都代表着对方。

出发前，王忠岩嘱咐申亮亮，回国时给他带一瓶马里的沙子，也算是圆他的维和之梦。

到了马里巴科马机场，申亮亮拿出自拍杆和战友一起合影留念。照片上他笑得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。

在法语区马里，申亮亮把微信名字改成了“Nations Unies”，法语“联合国”之意。微信朋友圈签名改成了“勇敢、勇敢”。

抵达马里当晚，申亮亮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。几天后，还给家人发去视频，“爸妈，你们看看我生活的地方，住得还行，吃得也好，大家对我很照顾，你们就放心吧。”

维和生活忙碌又枯燥。11天里，申亮亮执行过站岗执勤、修缮营区和服务当地民众等任务。

姐姐申海霞看到弟弟在微信朋友圈晒执勤照时，留言提醒他：“别啥事都憨憨地往前冲，一定注意安全。”“我心里有数。”申亮亮回复说，“别给咱妈说，听到没？”

在马里，申亮亮和家人最后一次视频聊天时，一直反复叮嘱姐姐照顾好爸妈，过几天他会继续给家里寄钱，等他回去给小外甥买好吃和好玩的。

谁也无法预料，这些话竟成了申亮亮的遗言。

“等我尽忠回来就尽孝”

父亲申天国得知马里联合国任务区遭恐怖袭击的消息，是看新闻时无意间瞥到了电视屏幕最下面滚动的字幕。

“我儿子也在马里啊！”没过多久，老人就在网上看到此次恐怖袭击事件中，有一名叫申亮亮的中国军人牺牲，“那是我儿子啊！”

老人一下子就昏了过去，幸好亲戚在场，立即喊醒了他们。

“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当时的感受。”申天国不知该怎么和老伴说，“女人家可怎么受得了。”“但还得让她知道啊，”申天国给当时正在村里打工的老伴拨通了电话：“你赶紧回家一趟，有事要说。”

下期看点：申天国算了算，儿子当兵11年，在家的日子加起来也不过一百七八十天。他夸儿子力气大，回到家里爱干体力活。性格外向的申亮亮还是母亲的开心果。哥哥申明明说，他性格内向，弟弟性格活泼，经常逗母亲乐。